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中
宗手敕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能悅紅蕖之先
開訝黃鶯之未轉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
枝以彰其美平一左右交挿舞蹈拜謝崔日用酣欲
奪之上簾下見之詢其故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
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
臣大筴因更賜酒一盃當時嘆美

常相袞之在福建有僧某者善相占色言事若神相
國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可
造次為傳某見相公左右小吏黃徹焉相命就學僧
遂於閤室中置五色彩於架令視之世人皆用眼力
不盡淬熟者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載者五
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閤中之視五綵迴之
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
吉甫云黃徹之占袞許之亞也

陳留阮蘭字弘茂為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甚急數
蘭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蘭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陳留志



晉羅什與人棋於敵死子空如龍鳳形

宋明帝好圍棋棋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南史

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南史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穢不可聞丁晉公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一夕皆無遺者翼日遂有光州之命

孫公譚圃

孫曉光州人生平事佛甚謹舉家俱齋素不畜雞犬雖池魚亦取而投之江河一日無疾而卒適有新城令者到日夢一神謂曰我本縣城隍也今日上任汝姑讓之如何令問神為誰荅曰予光州人孫曉也上帝因子好善命主此方後令至光訪之其曉終之日與今日合今其家子孫脩舉子業有文譽亦天報善人以餘慶也

光州志

宋末光州治地三尺許有甲馬虫出不記其數俱高三寸許介冑乘馬每五十有一隊長其行肅然不亂蓋兵象也

夷堅志

王沈為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史可否說百姓所害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碧曰上好下應今示以賞恐捐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妄舉沈從之

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于判決其子嘲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千斤信有之矣僉載

裴勛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坦會飲令飛盞每局其人輒自言狀坦付勛曰姓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咲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答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境每榜新得第者姓名於此勛嘗與親識遊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玉泉子

元和中即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虫

母之姐妹為從母口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

弟也爾雅

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
驟遷五品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耳
鎰兼賜緋衣醜次玄宗恠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黃緒
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酉陽雜俎自此遂日丈人為太山

崔崖涯妻雍氏揚州總校之女雍以涯有詩名資贍甚
厚崔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伏劍呼女謂
崔曰某河朔之人惟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
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醮便令出家止令剃髮為尼涯
悲泣悔過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

不堪聞姮娥一入官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兩壻相謂曰亞謂其相亞行也江東呼同門為僚壻
爾雅註

王彪敗呼妻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
先殺鄉里然後引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悻南史

沈休文妻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
夫

予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
顧之余問之曰撐犁天也孤塗子也言匈奴之號單
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予曠然發悟立晏春秋

元載寵姬薛瑤英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褥出自句
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其色殷鮮光軟無比
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二兩搏之不盈一握惟曾至楊
公南與載友善得見歌舞至因贈詩舞怯銖衣重咲
疑桃臉開方之漢先帝虛築避風臺公南亦作長歌
其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
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及載死瑤英自為里人

妻矣

杜陽編

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
出內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
五六人始至閤齋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悉是兒
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勉聞大驚求止
方知昂為貴

東坡曰汝南地平無山清穎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
近毫坡特宜檜治事堂二栢與薦福寺兩檜尤為殊
絕使予安此寂寞而妄歸者此君也

种放至闕見韋布長揖宰執揚大年嘲曰不把一言
裨萬乘只又雙手揖三公真宗召揚曰卿安知無一
言裨朕手出十軸書乃放所奏也億日臣當負荆謝
之吳公與李斯全邑嘗學事焉其薦賈誼或謂誼明

申商意有所合按公卿表孝文時吳公為廷尉除誹
謗妖言之罪皆吳公時事

苛法密網至是蕩滌

豈有刑名之習哉循吏傳稱吳公誠身率先居以廉
平不嚴而民從化為循吏首昌嘗以刑名為治哉其
在廷尉如陽春之解陰凌斯民生意既剝而復李斯
之徒有吳公賢不肖在人不在師也

元稹廉問浙東有劉採春自淮甸而歸元贈詩有更
有腦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之句又醉題東武
云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簡求戲曰丞相雖不
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色可謂採春也

唐詩紀事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
客終身為葉父怒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者妻之
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爾買羊沽酒
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香出所費金帛高下獻
之八更衣久不出自刎矣歐陽公作雜傳錄遍事五
代之臣香雖不入雜傳節亦可尚矣

隨隱漫錄

李師師名妓寵於徽宗而私與周邦彥美成昵甚一
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牀下上於座中
出新摘食之周潛為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師歌之
上知之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錢及歸離索未解淚光

尚瑩瑩也上適至因問師師不敢匿具以狀對後遂復周官云

竇鞏工為絕句嘗從軍有弔妓東東一篇芳菲美艷不禁風未至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侶叫東東

葉夢得蔡州會客食鷄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全歐文忠嗜鯽魚

陸長愿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全在使幕或訊年輩相懸愿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局何恠之有

李巽問一敗業人曰虞永興手書尚書在否其人不
敢言貨云暫將曲錢愿曰此尚書大迪巽問其故愿
曰已遭堯曲舜典今又遭曲李顏大開

董龍蓋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象買牲牢龍撰文
以祭祭畢分昨久之象不平逐出龍龍造泥餈以祭
祭畢泣于樹下將焚文有白鼠啣文入地穴掘之獲
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象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
其義里人遂名董龍社樹

裴度討吳元濟掘地得一石有銘曰井底一竿竹竹
色源源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即且須縮無解其

意者一卒上賀曰元濟成擒矣首二句言吳少誠一卒遂擁十萬兵為一方帥喻其榮也鷄未肥言無肉也肥去肉為已字也酒未熟言無水也酒去水為酉字也末句言士卒退敗也已酉日元濟必敗矣後李愬果以已酉擒元濟

解結曰張彥真以為汝穎巧辨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陳顥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莊生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頌出陽夏準之象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嘗半天下此言非虛也顥又荐同縣焦保曰若使保叅嘉命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顥庶免滅文之責

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恆寶竊瓊瓊夜值內樂供奉楊恙潛待之恙令崔作小詞方得見薛崔作詞云生平無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呀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恙飲懷寶以董肌酒曰此長春草所造亦云千歲草可令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崔後為河南司錄瓊瓊理箏為吏所詰收赴闕明皇因以贈之

元稹於松花紙上寄詩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

詞客多停筆箇箇公卿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
蒲花發五雲高薛好種菖蒲故有是句牧豎閑譚
濤字洪度本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八九歲時父指
井桐詠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濤曰枝迎南北
鳥葉送徃來風父愀然

蕭韶為郢州刺史韶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欵
衣食之資皆信所給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刺史
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待甚薄坐青油幕下引
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
上韶床踐踏肴饌直目韶而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

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

長孫澄字士亮搢履清約家無餘財雅對賓客接引
忘疲雖不飲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

厨別進異饌留之止

周書

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
人悉力排之雖度門下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
宴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
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爵爵度咲受而飲
栖楚不自安趨出座上無不壯之

新唐書

三月三日以木雕為兔分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

負朋下馬奉酒勝朋於馬上接盞飲之番呼此節為陶哀化陶哀是鬼化是射武珪燕北錄記

葉夢得在蔡州每夏以白墮法釀酒造京師陸走七程不少變當時為謂之鶴觴

次律弟子金圖十二歲時微問葛洪僊錄中事以水玉數珠手節凡之凡兩逼近二百事琅琅誦之不
止

浮光多美鴨樊千里買萬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為鴨作相禡雲林異景志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隨從江夏遇績出臨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績見規在坐意不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績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績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痴絕生曰陽明先生云丹朱傲斷送一生云云今且知害人命真大沒陰隲傲之德凶矣哉

夏至著五綵避兵題日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五綵辟五兵也風俗通

桃花夫人廟即息夫人也杜牧詩細腰宮裏露桃新
脉脉黄昏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
人息縣志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上而死兄倫字
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牋與河伯一宿
岸側冰開手執牋浮上倫又牋謝之藝苑

受溉字茂灌撫弟子也父坦齋中書郎溉少孤貧與
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
賞好提携溉洽二人廣為聲價南史時比之二陸故
世宗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受

復似凌寒竹梁書

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
長鸞德音為鸞鸞元敬年少為鸞雛武德中為文學
館學士如悔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李漢英與昆弟全遊娼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昔
人雁詩於旁曰兩行何處閑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遊齋閑覽

公孫將作辭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聞之

惶怖及乘遽而至昭二伐叛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毛詩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之也

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 玉藻以車曰傳以馬曰遽釋文

崔挺光州刺史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光州志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哀成人曰蚕則績而蠚有巨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為之哀

夏侯亶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踈近亶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于亶已踈乃曰公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踈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 梁書

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譚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章南客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章先輩言其族望章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元茂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章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象大笈 嘉話錄

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

無一目為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杖箠洪曰吾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

晉書

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今所謂逐除也結黨連羣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着戲為儺至桓宣武家溫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建康實錄儺亦呼為楚雩俗訛儺為楚胡

何敬客字國禮為尚書侍中叅掌佐史以妾弟事免職後起加侍中敬客舊時賓客門生誼誨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君侯已得瞻望名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訶灰然不無其漸甚甚休昔竇嬰揚憚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斃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人人所以頗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鑒焉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仕至蜀郡太平守生有志胆氣烈好周人之急世服其好義與洛陽費鴻為刎頸交鴻亦慷慨有義節位至瑯琊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費廉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人呼為杜大虫雖妻有過亦必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其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闕臨江僊有彩鳳隨鴉之語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死今是堂手錄

鮑正為湘東王佐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嗉無處不逢鮑佐南史

牛將軍墓在劍門關畔將軍名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為岳武穆部將累立戰功轉寧國軍承宣使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

歸語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即死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草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景定初追封輔文侯西湖志

行春橋宋時為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墓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厠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鉄券一題曰雁門馬氏墓橫衝橋至正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其數定如此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也

朱弁墓弁徽州人紹興初授官副王倫使虜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

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
泪灑冰天高宗覽之流涕
後卒歸葬于此

集慶寺宋理宗淳祐十一年
貴妃閻氏建為功德院
閻氏鄆縣人明艷絕倫
後宮為之奪寵寺額皆御書
巧麗冠於諸刹經始之辰
內司分市林木於郡縣旁
緣為奸望青採斫雖勲臣
舊輔皆不能自保其後恩
數漸隆雖御前三山亦所
不逮一日忽於法堂鼓上
得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
不及閻妃好面皮於是行
天下緝捕其人終不得
諷伐塚木詩云合抱長材
卧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
誰知廣厦千金斧斷盡人

閻孝子心

三生石在下天竺寺後唐時有李源者東洛人父愷
死安祿山之亂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者三十
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
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
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甕而汲澤曰此吾
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
子孕三歲矣我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逝者公
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君臨視我以笑為

信後十三年中秋夜月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寺
源悲悔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
之兒見源果咲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
洛適杭州赴其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菱髻騎牛
歌竹枝詞隔水呼源覲之乃圓澤也澤遂作歌一首
源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
近願勤脩之又歌一首拂袖入烟霞而去澤竹枝詞
云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
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又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
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神尼舍利塔在靈鷲峯頂隋仁壽二年遣僧齋神尼
舍利於此造塔發土得石坎因以所齋舍利石函納
其中不差分寸人咸異之

顯應觀祀磁州崔府君者府君名子玉唐貞觀間為
磁州滏陽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既卒為神宋高宗為
康王時避金寇走鉅荒馬斃冒雨歎行路值三岐莫
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暮至祠下有土馬赭汗如雨
因假寐廡下夢神人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
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即位復夢神將
白羊饋之曰得孝子實兆孝宗由是累朝崇奉六月

六日生辰遊人闐踏咸淳間改額昭應理宗書洞古
經石刻後歸靈芝寺有蕭照山水蘇漢臣畫壁
仙姥墩神仙傳云餘杭人也嫁於西湖農家善採百
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
甘之是後群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
去後十餘年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膏百花酒者即姥
也

候潮詩 午未未未申 寅卯卯辰辰 巳巳巳午
午 朔望一般輪 此其晝候也蓋初一日午初起
初二日未初起餘日倣此十六日與初一日全夜候

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也

惠應廟俗呼皮場廟相傳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縣
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鄴蒸潰產蝎螫人輒死神時
為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蝎鎮民德之遂立
祠凡疹疾瘡瘍有禱輒應漢建武守臣以聞遂崇奉
之傍邑皆立廟宋時建廟於汴康南渡時有高立者
携神像於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為廟額曰惠
應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仙醫相傳佐
神農採藥者也當宋時頗著靈異有處州葉生奉神
甚虔下第不得歸謂同舍曰明當禱皮場乞錢三萬

象皆晒之及還曰神許我矣明日薄暮有近郡太守以三萬招館客象以失意不欲往葉往得錢符昨數瀕行須一力荷擔又往禱之喜曰神許我矣既束裝杳然無人乃令齋僕齋行同舍曰此僅可抵江下奈渡江河葉生曰吾所恃惟神他非所慮也長揖徑出至午齋僕回舍云葉上舍登舟時一鄉夫自江西來云與隣左欣然隨去矣眾異之數日同舍生自越州回乃與葉生同舟者云是日中流風作檣僕舟中人驚怖欲死而葉生熟睡齁齁也俄而風止檣起舟人言危時見金甲巨人仗劍坐蓬上葉生悚然曰此吾所奉皮場大王也啓筭出繪圖舟人驚服城隍廟在金地山宋以前在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建於此宋初封其神為保順通惠侯咸淳加輔正康濟 德顯聖王元時繪神之夫人子孫像于後寢 洪武元年詔天下各府州縣城隍之神止稱本號前代封稱咸革并去其像茲廟正神已易木主寢殿繪像猶存 按舊城隍之神姓孫名木今徙居于園前羊市街俗稱小城隍廟今神周公名新字志新登已邨鄉薦仕廷評永樂初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人稱為冷面寒鉄公後擢浙江按察使伸理冤獄剪鋤

奸黨墨吏望風而逃民德之時錦衣指揮紀綱寢恣
遣千戶偵浙賊敗公捕治之綱誣奏公被逮猶抗執
不屈臨命呼曰生得為直臣死得為直鬼 文皇帝
尋悟其枉他日見朱衣者立廷中上問曰為誰對曰
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浙江城隍為陛下治
奸臣貪吏言已不見未幾綱以罪誅而公誣益雪
仁廟尤加愍焉歲五月十七日公生辰云湖以上俱西
避他城縣西南杼山下舊傳它蛇也古患蛇故築以
避之

晉王談年十餘歲父為竇度所殺談志懷復讐懼度
疑不蓄寸刃年十八市利鍊佯作耕狀伺度乘舡經
橋下談橋上以鍊斬之自白太守孔巖巖義其孝勇
列上宥其罪巖後諸子為人害無嗣談殫力循舉巖
父子墓後舉孝廉不應 烏程志

邱靈鞠好善善屬文挽宋武殷貴妃歌有雲橫廣階
閭霜深高殿寒句帝為嘆賞嘗詣郡守褚彥不起曰
比脚疾更增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 臣不可
復 餽其彊切如此 邱遲其子也

漢孔氏婦少寡子八人皆訓以義方晝耕夜讀後俱
為郡守人因名其居曰孔姥墩

陳武宣章皇后名要兒生而紫光照室少聰慧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手爪長五寸並紅白色每有期功之服一爪先折

畢再遇用兵有功有馬號黑大蟲駭翹異常歎其主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鉄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諭之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喑啞數聲而死以上俱西湖志

宋趙氏名妙惠尚書孟之縉妻縉卒後以補蔭事携子至京有近臣悅趙色聞于世祖欲委禽焉使者傳旨至門趙曰妾寡婦請於簾內受旨既而出見使者則雉髮毀容使者大驚上其事乃止

馮應科善製筆時稱趙子昂字錢舜舉畫為吳興三絕

返鐘正德中有司以隣警括寺鐘銷為兵臨冶獨菱湖真武祠鐘用大火不能破竟返之尚書蔣璠記其事三則歸安志

盧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弗成大侶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其言

李彥頴字秀叔宋紹興中為御史臺主簿金人敗盟

執政復堅主和議右正言尹穡陰附之薦引全已者
轉言和議之便上惑之罷張浚督府穡遷諫議大夫
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全公既以和
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若欲享其利而
不及其害事將誰倚穡大怒自是為所排云云彥穎
在東府中官取旨發左藏封樁諸錢連億萬計彥穎
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苟以供妄
費失初意矣上矍然曰卿言是自是絕不支病羸力
辭出知紹興府進觀文殿大學士卒贈少保謚忠文
文

餘不亭侯廟在縣東清河橋之南其前則餘不溪也
廟後大塚磚甃半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鉄石
故老相傳愉卒後龜啣窠窠木植於此至今號龜啣
樹

唐大曆中有僧住大慈寺欲於寺鑄鐘方作念間忽
鐘聲响徹十餘里遠近驚異及鐘成其聲宏越如向
所聞事徹于朝命取以貢郡以舟致之至縣之散山
溪舟忽歌覆入水遣人沒求之不得後大旱水涸溪
中聞鏗然作聲知鐘露水次亟追跡之亦復逝矣
宋靖康時方淑調兗州教官京城失守有衣布袍者

自稱竹馬先生授淑竹一枝謂曰持此速去逐浪江湖可免後如其言竟不知其何術也

正德己卯春縣葺城隍廟工人於神像旁掘穴溶石灰忽有氣騰如霧經宿則浮沫滿穴見白角如巨藕支起二尺許懼而亟掩之按餘不志龜溪之蜃首直城隍廟今所泄露者蜃之角也

唐天寶中邑人沈朝家蓄一母鵝病而垂死其雛悲鳴不復飲食追死雛銜敗葉覆之又啣藟致前若祭奠狀久之嚮天叫號遂死其旁沈函二鵝莖於蔣灣

呼孝鵝塚以上俱德清志

天啓三年文廟前大桂開花數十朵各八九瓣大如茉莉樹花謝落此獨芳妍德清縣志

沈疇之性踈直為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望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疇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疇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令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

名不立武康志

沈羲邑崇福里人躬耕于楚後棄耕具而亡家人求之不得子孫相傳以為羽化邑人莫之信也齊永明二年歸訪舊里呼諸孫謂曰汝四世祖在西蜀以符藥治病有活人功上帝授我白玉簡為碧落侍郎今歸以告汝倏忽不見邑人聞之駭異遂建道觀塑像以奉之宋崇寧大觀間有內庭女道官鍊師孫千霞夢一道士披縹霞衣言曰吾武康人地在碧落中子有宿緣他日當相遇於彼千霞覺而茫然不知武康為何地及靖康亂二聖北狩千霞避地南方依真省官石防禦者家于德清之韶村始知武康為吳興邑一日石氏設火醮羽衣畢集時主觀道士姜景良與烏千霞以夢告之景良曰吾邑沈羲也千霞感慨流涕亟走羲祠堂焚香設禮瞻拜塑像起曰真吾夢中所見也遂捐金徧施黃冠而去後千霞於富陽太元山授徒教百人年八十有九忽髯鬚叢生越三年而羽化姜景良道行高潔能詩辭嘗有蓬萊辭一章

武

康志

佛殿山在邑之太平鄉洪武年間韓三兄弟上山取葛忽然雲霧四合聞山中念佛之聲鋤掘間見一佛背有泗洲二字遂索握至山麓頃然索斷端坐儼然

活塑之像因造殿名為泗洲佛祈禱輒應

商賢大夫彭祖墓在廣茗鄉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有雷雨大作薤今不存墓前左側有一小樹生形甚怪初為掌樞者拐木誤揀於此後遂成樹迄今不敢妄連連輒生灾此亦靈應之驗也

考豐縣志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為國令以德化民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

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臧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出為河內太守為善陰陽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淚入地矣太守素知韶賢竟無所坐

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唐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全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

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
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
若盆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涌乃
得尸還鄉道琮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
不間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
為時名儒

劉弘敬字元溥彭城人世居淮淝間資財巨萬修德
不耀人莫知之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弘敬
曰君財甚豐然更三二年大期將至如何弘敬曰夫
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
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
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別去
弘敬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人抵維揚求女
奴內有蘭蓀者弘敬訝其風骨姿態殊不類賤詰得
其情名家世也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冠雖舊不踐於
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以為婢遂焚
其券收為甥先其女而而嫁之後夢一人青衣秉簡
望塵而拜曰予蘭蓀之父也謝公嫁我女今告天帝
為君請壽延二十四歲富及三代子孫因再拜而去
弘敬依依未盡信後二年復遇相者賀曰觀公之面

陰德之氣甚盛視公眉目壽可延二紀公作何陰德
弘敬語以前事相者曰不忍以貴為賤此真陰陽也
弘敬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
李珏廣陵郡人也世居城市販糶為業父年老珏繼
之授糶者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
取兩文利以資父母然衣食豐給豐於父糶時蓋神
明助之也後值李珏節制江南乃改名寬李珏下車
後數月脩道齋夢入華陽洞天有填金書字列人姓
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仙童曰此非
相公姓名乃廣陵郡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輾轉推
問乃得李寬舊名珏以車迎之拜為道兄李寬性情
素澹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求
問服鍊之術寬以愚民不知為對珏具說前夢寬以
負販對珏再三省問嘆曰此常人難事陰功不可及
也遂師其胎息後寬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童子曰
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無疾而終
三日棺裂有教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尸已解
矣

孫恭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恭妻即姨之女也姨老以
二女為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恭

娶其姊嘗於都市遇鉄燈臺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
往還之中和中将家於宜興置一別墅觀一老嫗長
慟數聲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始於此今子孫
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撫然因詔曰吾適得京
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
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
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爾後也
汝惟勉之自是愈修陰德壽九十而終子展及第進
士世為顯官

范元之衢州人素貧篤志讀書盛夏浴於水邊拾得
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
失財者自經於溝瀆將如之何翌日父子携金於岸
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金
至此失之元之還之婦分與亦不受是年其室產靈
芝數莖光彩燁燁人知其為祥瑞也明年父子登第
歷十二世皆為郡守

范明府頗曉術數授江南宰自課其命來年秋壽祿
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
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遣
之耳及之任買得一婢知其姓氏其父為某堰官兵

寇之略亂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昔之交契也
即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嫁之秩滿歸京日者駭
曰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即有陰德為
報爾范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
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程彥賓為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
皆蔚然姿色公方醉謂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
自鎖置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
蚤建旌節公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好後
官觀察使九十七無疾而終諸子皆仕

劉軻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究輕舉
之道常獨處一室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遊學逝
於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局
促死者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詢于
緇屬果然軻即解所著衣獲其骸骷具柩棺改窆於
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
軻嚼其一吞其二為後乃精於儒學肆力文章因策
名科第歷任史館

曹彬冬月不令葺墻壁謂百虫所蟄恐傷其生其仁
心如此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
失一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叅鞫之其錄
叅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投屍水中法
外凌窘遂自誣伏獄具上州審覆無異獨若水遲疑
錄叅詣所詰曰豈公受錢故出之耶若水曰今數人
當死豈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終不
奪上下皆恠訝一日屏人語知州曰吾慮獄寃嘗以
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呼其父母識之於
是出富民富民泣謝曰非使君其滅門矣知州語以
故急詣若水求謝不納富民逃垣而歸傾家財餼
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曰某
初心止欲拔寃非敢希賞萬一勇奏於某得矣其如
錄叅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自幕職不半
年擢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後歸京師與僚友會食
僧舍假寢而卒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
延錄為太常奉禮郎

張慶汴京人也以宗淳化元年生為司獄常以矜慎
自持日躬親埽滌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至暑月
尤勤嘗為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母誣良善以
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

袁氏年四十八染疾斃三日而甦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穢汚所忽見一白衣端嚴脩長謂我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乃以手提吾足拋出穢汚乃得活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稱慶為趙佛子蓋本趙養子其後乃知復張姓云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身有一道者詣門曰聞嬰兒非若子乎爾之積累善事非一朝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後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身兒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號為世族

歐陽觀脩父也嘗為泗綿二州推官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知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脩甫三歲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脩既成立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厥後脩貴至叅政事朝廷推恩褒其

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楊存吉水湓塘人嘗宿旅舍既卧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視乃鹽鈔二萬詢主人知為淮甸巨商某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語吾居某處且大書於壁云云商至京師訪存存悉還之商欲平分之力辭商乃捐數百緡就相國寺設齋為存祈福有彩雲天花之瑞眾皆謂存之德所感是年存出樵蹈榜下歷宮至中奉大夫子孫世顯云

程仁霸眉山人揖眉山錄事叅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亦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寃為白于太守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仁霸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斃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斃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未紫滿門矣仁霸語家人而卒壽九十其子貴顯亦以壽終曾孫同時為監司者三人至曾孫而尤盛云

蔡襄未任時每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

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厨有中黃鶉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謝曰感公禱已獲復生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其後舉進士歷至端明殿學士謚忠惠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

朱承逸居雪之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門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率無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諭以故且云彼既無

所償吾當代還可與以元券來債家惶懼聽命即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為吳興望族

趙閱道衢州西安人也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論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及知成都劍州民李孝忠聚眾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異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

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其脫逆黨朝廷取其獄閱之卒無易也名為殿中侍御史副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謚清獻子岷杭州於潛縣令岷尚書考工員外郎

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塋秋曰赴死生救不足吾之本心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塋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塋我以是相報子五十以後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後官至極品

馮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逮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自是全活者多默一日坐堂上夢寐中見一人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馮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事上帝特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朱軾南豐人嘗預鄉薦家貧教學歲暮得束脩與其

子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泣問其貸青苗錢限滿未償
鞭笞已極軾以束脩依三千五百之數為納其人得
釋邑士人劉澈累舉躋省闈默祝於神一夕夢神
語澈曰汝生未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
虧何事曰爾弟少官錢不能少助致死非命非虧德
而何澈曰弟不肖以致刑辟某復何罪曰行路之人
見且不忍彼乃同氣何不連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
苗事耶澈覺後詣軾訪其說澈惘然自失軾生三子
曰康官至國子司業曰克曰某皆顯官軾至八十四
無疾而卒

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瘞于
室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楫且拜蓋舊僕也云賊
將拘掠士女閉之穴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楫曰
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產輦輸其營
二千人皆得歸詣黃謝誦佛祈福聲如雷亂定夢金
甲神人從天而下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五子
科第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閣閣全登乙科聞
閣繼之如神所言

林積南劍人至蔡州旅邸于牀間得錦囊實以北珠
數百顆詢主人知前夕宿者為潯陽周仲泮積告主

人以姓名泮後知訪積悉以歸仲泮選大珠數十顆為謝積不受泮就佛寺作大齋為積祈福後積登第官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楊提舉初為越州錄事叅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棒趕賊一擊仆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苦遂縛以木刀擊之因而致死其保長自認更不抵諱獄具楊因閱案驗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楊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下手遂追元捕賊之人問得其情及索得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擊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于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像祝壽後二子登第官皆至大中大夫

王知縣官南昌時一日凌晨見婢手執簪而泣詰而知為前任知縣陸鴻漸女為鄱陽賊劫害轉賣其女至此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契其擇良配嫁之先是已女許鄰邑宰之子洎日畢禮遞書報之云近得前任令之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年收餘俸以辦奩具與女同時出嫁鄰邑令報書曰某有侄年幾弱冠請

令息奩其中分而嫁吾子與姪庶幾一朝義事也出嫁之夕知縣燈下視事見一人拜於庭下問而知為陸鴻漸來謝也且曰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同及第語畢遂不見後果如其言

鄭叔通初已夏氏女為婚及入太學遂登第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姒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况無恙而定婚疾而棄之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叔通官奉大夫啞女亦生一子亦為官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必大問寺吏曰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缺子望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爾時僮子掃雪于庭惟必大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寓一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偶記之及入試果此命題中詞科官至宰相先是試前必大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

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額為之種鬚及覺猶隱
隱痛數日始定必大既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
來見適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進揖曰
某前時待罪宰相相者曰宰相貌如此非誑我耶必
大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
答如初相者起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
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事雖至親妻子亦未以告也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
必納添丁幾歲額百萬貧民無錢輸官多不舉丁口
哀絕允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
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咸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先是允文艱於子孫明年夏誕二孫自茲子孫蕃衍
後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卒贈
太傅謚忠肅

滑世昌為鄂州都統司醫官家資鉅萬而行醫以救
人為心一日夢城隍神來訪坐次間言此邦明日有
非常大災君家亦當隨此厄中上帝以君家平時濟
人勅我救爾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申禱曰
若幸免而資蕩然舉家狼狽與死一也神曰此却易
辦決不至凍餒恍然而覺至旦方朝食人招之視疾

歸暮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念闔門十口無計得脫
忽有壯夫數十輩驅家人登轎昇至屋下相去六七
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省如癡莫
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
掇剔埃煤中得銀三十兩餘始悟不至凍餒之說旋
僦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歲荒疾凡傷寒有危証者
捐藥療活者甚衆由是家業三世子孫皆盛

劉庭棻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女已雙瞽竟娶
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棻哭哀良切時
蘇軾為太守至諭曰子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
盲女愛何從生棻曰其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
知其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
絕於義何有今之楊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
妻乎軾亟賞之其盲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甯崇禮浮梁壽安鄉人稟性好善常造棺襯施人其
貧不能葬者又贍以錢米歿後其家小奴丁貴奴夢
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居住坐此陰功慶延
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且今而後登
名當不絕也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貴童以告謙光
不信曰汝佞我耳次年果預荐自是殆無虛榜至乙

卯三舉問曰及日乃曰時鳳曰時豹皆崇禮諸孫也
鄭承議宋人也為蕭山縣丞時有朱都制在縣牧馬
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于朝揭榜許人
格捕其卒刈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
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醜金
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
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
論死不惟統制肆暴如吾民負冤何案即不得書我
名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盡夕換前案只
以元情論斷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
人俱得杖既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願鄭丞子孫
富貴不絕後長子預漕荐次子登第家日豐盛於昔
時

程夷伯峽州富人也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
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夷伯茫然不曉一日有蜀僧悟
診字覺海善相術夷伯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海曰
君年促老僧無求但覓杯水呵氣入其中令夷伯顧
之曰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
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
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壞

毀橋路人若爾要福壽自可擇取夷伯夢覺即發心
修整橋梁道路一一用功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
壽可延矣夷伯自是於道路上用功不倦遂得年至
九十二五世昌盛

馬涓字巨濟父以中年無子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
必引避恠而問之其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速
無力可歸未經卒哭而鬻之約髮實束帛暫以絳綵
蒙其上不欲人見耳聞之惻然即日訪其母還之且
厚有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涓涓明
年果生子因以涓名之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曰汝
欲及第須中三魁既果魁太學魁鄉荐乃至唱名為
天下第一

李謙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
償謙即對衆焚香券明年大熟衆償不受明年又大
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
一日假寐夢紫衣人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
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彭矩字中方台州人生而慈祥謙遜有蔬圃與人聯
界里婦每竊採之彭佯不知云云至於整橋修路但
力可為者無不為之又脩合香蕪散百解散杏齋湯

解毒丸以施病者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為人訟官
將杖之彭轉懇於宰竟免杖人愈服其長者彭年三
十七未有嗣禱西嶽生三子後寓蜀未幾蜀亂十室
九死彭舉家無患挈家泛江舟覆皆病溺彭於中流
得一木以濟其妻子二人先在岸云母子攀拿舟柁
得免越三日一漁舟併載其二子以至後寓光州迺
避山數峭騎數百至人被殺擄又縱火焚山無得免
者彭所避處風逆火滅後卒於臨安年七十七

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橋夾出一江四時皆湍
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益
舡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鉄葉
自僱篙手專以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荐亡者
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
三徐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夢至陰府門首濕衣鬼
約三四人執一卷投于王曰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
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榮貴王指左右以此詞示
徐曰君壽本當盡為此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
善樂施二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
立祠于渡側

張孝基者許昌士人也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

不肖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為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善士後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何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揚王姓陳氏世為揚州人為善好施鄉里有貧困者輒周濟之未嘗自以為德也宋季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軍戰敗多溺死王乘舟亦為風破幸及岸與同伍累石支釜煮遺糖以療飢既而食盡同伍者聞有死馬者欲往割烹之王未及行疲極而睡夢一白衣人謂曰汝慎勿食馬肉汝平生多陰隲今夜有舟來載汝也王寤未信時夜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膀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悟身忽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畏舟重凡有來附

舟者輒擲水中統領憐王藏之船版下日取乾餼及漿從版隙潛投飼之居數日元將知之統領及王皆榜徨無計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元將大恐統領給告元將王有異術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俄而風濤恬息元將喜飲食王復厚贈之遂得還揚州久之遷居於盱眙津里鎮王年九十九而終王次女歸

仁祖淳皇帝誕生

太祖高皇帝及即

位追尊

淳皇后追封

王為揚王

章太傅妻練氏有賢德乃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

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次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厚遺以金帛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居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吾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居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生十三子其八練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皆為陰德之報以上諸款皆

文皇帝所集為善陰隲錄也吳興閔尚書刻於江右觀察時以餽揚公若不能得故錄其所未識者以助

愆忘而本意不獨欲博洽已也力所未逮者不禁歎息惟思小方便可行耳

大政記畧 洪武三年定駙馬都尉班次出入在百官本品之上由西門出入 考百官內官于皇太子諸王前稱禮稱殿下自稱名官官國官稱臣上前稱皇太子某王

永樂十九年六月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時有告周府將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役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

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彰奉勅往巡撫既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叛故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迹故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今但求所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教彰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軍散果不煩兵

上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

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灾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此鄭曉記
仁廟事以後記不書某年一則以簡為主一則以隨筆所記恐有差誤耳

成化年間七月間隴州大雨雹厚至四尺大至牛頭者五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尋復合此紀異仍書年月以便徵信

上御西苑召諸將騎射中三矢者四人二矢者二十三人一矢者九十九人餘皆全不能中有不能開弓發矢有僅發一二矢反墜于地者切責總管撫寧侯

朱永等

定邊軍條例對敵者失利不罪退避者坐失機令所在過孔門者皆下馬從監生席臣之言

十六年六月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阜通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涌一山廣袤五丈餘占女主為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但今幸小耳
弘治四年十二月皇陵火延燒九十餘里焚大樹數千株

大祭天地賜閣臣蟒衣閣臣賜蟒之始

正德元年九月萊州府地震

癸丑至丙辰二十五次
庚午至丙子七次

二年浙江永嘉縣自冬及春桃李實羣花發 七年
七月內旨立監 下廷臣議尚書珪不可 辨疑云
監 名色見于成化中非至此始創特擅權干政耳
云云

上在南 幸牛首山夜宿禁闈兵中夜大譟或曰江
彬為逆不果或曰彬懼乃奉 駕還辨疑焦弱侯云
實一僧夜魔而呼衆聞驚起余父實親見之初無他
也

王工詞曲普召能者楊南山應命或謂荐由徐霖霖
字子仁南京人皆稱髯翁善丹青樂府築快園武宗
幸其家釣魚于園池得一金魚宦官高價爭買之
武宗取咲而已又失足落池中衣服盡濕園有宸幸
堂浴龍池

除張璉南刑部主事先是下璉大禮幾問於禮部看
詳太學士湯一清家居聞之寄書於吏尚喬宇曰張
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是除璉南
部掌詹事石璠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太學
士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璉曰子不應南宮
第靜處之無復為大禮說難我也璉曰吾難彼乎哉
吾為禮而已 先是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

謀領璽書金印賞賚不貲伏誅籍錄至是盡毀所設
佛像刮金屑一千三百兩悉給商償宿負 應天巡
撫侯位乞終養不許母年百歲詔有司存問賜絹米
策端嬪曹氏時選淑女延津縣人李拱辰獻女 上
以長至在邇此女適至甚喜於慶成宴日由東華門
入 真人邵元節馳驛還山道為守員外舟人所辱
驛丞亦抗奏聞不問到諭之

上如天壽山致祭奉 皇太后率后妃行蹕所兵部
尚書張讚服蟒衣入 上怒詰夏言等以前賜飛魚

為解 上謂飛魚何組兩角且擅服私衣於朝僭肆
不可不禁 申諭諸王表式鄭王厚烷奏進慶賀謝
恩四疏但稱弟不稱臣稱 皇兄不稱 聖號

南兵部尚書王軌罷以乞休本有享年字語涉自稱
嚴嵩被論乞休不允疏內有人子今時必使主上孤
立自勢卒皆觀望禍福語 上喜到留嚴嵩屢被劾
不聽時劾者疊上御史謝瑜復言姦佞貪鄙矯飾浮
詞欺罔君上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為解而謂諸
臣中無為陛下任事者意欲暴已功激 聖怒乞特
旨戒諭不報嵩復自辨謂言者欲與朝廷爭勝上乃
切責瑜留嵩供職

定五祖帝后位次諭禮部五祖南向之位左二廟帝
右后左右二廟帝左后右蓋婦人無近舅之禮太廟
中亦當如此奉設令太常寺知之兵部請選騰驤四
衛官不從御馬監乞自選移部銓注亦不從既而太
監閻洪矯旨選之移文兵部遵行給事中鄭自璧言
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洪剛愎狎雷霆之威蔽
日月之明輦轂之下輒敢如此兵部與御馬監請之
皆不許而閻洪獨出選之必命之司禮或司禮自請
得之乃云矯旨此何等英明主而敢矯諫者只宜言
國之大事必宜使兵部與聞乃內臣獨出便駭觀聽
則上必悟而諭荅矣

陞考察閑住應天府丞朱隆禧太常寺卿致仕進方
書上悅賜銀幣自陳願留用上以例不可破加
秩致仕遊擊將軍李珍論死曾銑所拔逮拷屢垂
死不肯以贓累銑之子

延州縣雨雹如斗二十八年 月歲終會計出納分
為四目曰歲徵歲收歲支歲 呈 御覽
二十七年大同女化為男

上諭嚴嵩曰朕二子近議出閣禮部何久未請徐階
上疏請期報曰茲逼夏杪無幾何時其待秋爽掌詹

府尚書孫承恩曰臣備宮僚職輔導敢固以請上
日雷久不聲占云臣果聒不奉君卿未可附和
獻皇慈烏事乞付史館報可舟次龍江閔烏凡數萬
向舟 噪

定武舉鄉試三次中式者徑入會試

定死事之除有功而死者為上無功死者次之不幸
者又次之失機而死者奪爵

應天巡撫翁大立回籍蘇州惡少號打手為地方患
大立捕而痛治之遂攻長州及 獄劈都察院大門
入之大立走免勅書旗牌俱燬欲刳府治王道行督
兵勇却之比明解散逃入太湖獲首從周二等二十
餘人

南 營兵變殺督儲侍郎黃懋官侍郎李遂撫定
之誠意伯劉世延當日許賞遂固執得止

刑部尚書鄭曉閑住左右侍郎趙大祐傅熙各降俸
與御史鄭存仁爭勾攝事 辨 上以不候處分

瀆且言周山事奉 旨末減無一字避退雖曰執法
終屬自專

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 上以奉天二字
謂以 天自處且 天字當 奉字上華蓋殿為中

極謹身殿為建極文樓曰文閣武樓曰武成閣左
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
曰宣治又改乾清宮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
右曰平頒詔天下閣臣請肆赦上曰赦者小
人之幸彼拽石運木者伊惟受賜逮杖刑部員外
郎邵峻與道士龔中珮飲上適索中珮咒法不得
事發左都御史張永明奏復吏部司官報名庭叅禮
郎中張濂廢報名禮陸光祖并廢庭叅永明不平揭
示申明吳汝桂考滿至不肯從永明脩前儀節奏聞
上令諸司遵守至是羅良當詣院先謁永明求照汝
汝桂否則不來永明又上疏言之并劾良輕薄無狀
當罷其卿貳詣吏部司屬門揖亦非禮當改正
上俸二月下部科詳議俱從之卿貳進吏部後
門者免揖四司翰林官俱免

嘉靖中前後諫臣馱楊最楊爵楊繼盛疏最直傳播
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終牖下後同贈官賜祭而壽
獨缺謚世稱三楊三楊烈然又不有編修楊名
給事中楊允繩楊言乎允繩慘不減繼盛名雖終
牖下然以新及第犯聖怒拷掠至死不變詞誣指言
不附張桂數上疏侃侃出身王邦奇之謬誰人做

得六楊之疏皆可傳誦而蜀 其二蓋新都父子之所倡也

三殿既災先作朝門成號曰大朝門蓋又次年己未述職 而為之也不用奉 天二字隱然寓三殿改名之意 上固恙曰 天神垂佑葦可久也何必楠杉青工部速成採芝自三本起至数千本龍涎香自十一兩至數十斤白龜雁之類臻至芝可以人力及腐木以硃砂漆其上即生香亦夷人貪利舍命可取禽獸異色者難得 聖天子意之所向無不效靈鶴可以呪呼僊鬼亦知之方士變幻何所不至久之積

為宮恠矣

龍涎香附見 香出蘇門答刺國國西有龍涎嶼峙南 里大洋之中群龍交戲其上遺涎為國人獨駕木舟伺採之舟如龍形浮海面人伏其中隨風潮上下傍亦用漿龍遇之亦不吞也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九十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遍市京師不得下廣東藩司採買部文至臺司條議懸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僅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真者部文再至廣州夷囚馬郝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

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真不屬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年進入內辨驗是真許留用自後夷船聞上供稍稍挾來市始定價每一兩價百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數千年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香之翠煙裊空不散涎未有三味曰汎水曰滲沙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取之滲沙則凝積年久氣滲沙中魚食則化糞於沙磧惟汎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海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嚙入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焚用惟糞者不佳以上俱朱相國大政略大政原不應略略之者限於枯幅且臨時行急搖毫而錄其一二以資遺忘若有罪我者予實無辭也

宣皇喜峰口破虜云云分命諸將搜山谷擣其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往朕為天下主顧獨少此二人耶果欲去雖朝夕置于左右終去能久繫曰只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反使之蓄疑
朕待此二人素厚犬馬識養養况于人乎彼當有以
見報遂遣之云云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駝牛羊數
百至上喜命中官賜內厨酒饌飲以大金爵并爵
賜之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顧侍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
疑之則下思保身脫禍誰復盡心昨如惑于人言豈
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任信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審處得宜漢用
金日磾何不可也

大事記

洪武十二年僧宗泐等使西城行至塞外遇一老僧
泐遙拜曰明天子命往西天覓經去此幾何曰頭白
行不到母往只自勞耳為我致書天子慎毋發也泐
受之歸見具道所以 上發視之乃即位時水陸齋
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上異之乃止 別錄

